

凌雲願得遂

· 陽純諾 ·

我們這代求學期間，正值八年對日抗戰，只要一拉警報，便趕緊奔向防空洞，有時也看到日本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，在我們幼小的心中，即埋下了「長大了要開飛機去炸日本鬼子」的種子。

八年抗日雖然勝利，但國共內戰又起，國軍節節敗退，我們也就隨軍來到寶島。

記得民國三十九年十月，空軍官校繼海軍官校招生後招考，由於小時候即嚮往開飛機，所以我在臺南報名應試，當時有臺北和臺南兩個招生辦事處。

空軍第一關自然是身體檢查，那天報名應檢的有百多人，檢查結果，僅我和李鑫同學兩人及格。

我們為期半年的入伍訓練是在東港大鵬灣空軍預備學校，從「立正」、「稍息」開始，至班教練、排教練、連教練、實彈射擊、夜行軍……，應有盡有。不要以為「立正，稍息」簡單，僅就「擡頭，挺胸，瞪眼」三個要求就夠你受了，胸不挺，班長便給你胸部一拳，腿不緊，便掃你一腿。

由於來的多是各路英雄好漢、公子哥兒，初來時一副吊兒郎當的樣子，經過三個月的嚴格訓練後，也就人模人樣，再也屌不起來；待六個月完訓，步出校門，一個個已成為赳赳武夫了，遺憾的是結業考和身體檢查又淘汰了部份同學。

入伍完訓，即到虎尾學習初級飛行，飛的是小飛機T-1，有五個小時的鑑別飛行，不適應的便停飛了。每天晚點名隊長會宣佈停飛名單，所以每天的晚點名大家都有點心驚肉跳，深怕叫到自己的名字。五個小時的鑑別飛行便淘汰了一百多位同學，每位教官帶飛六名學生，有的刷的一個不剩，成了光桿教官。

別以為鑑別飛行過關便能一帆風順，這只是拿到飛行入門券而已，放單飛前幾乎每天晚點名都有紅名單宣佈，一旦紅榜高中，次日即離開虎尾，學科也是，超過兩科不及格便遭淘汰。

初級飛行約十小時後，教官認為可以放單飛的，便送考試官考試，通過後，考試官會拿出兩條紅帶子，繫

在飛機的兩翼翼尖，意思是空中任何飛機看到掛紅帶子的，都得遠避，因為這是雛鷹出谷，老鳥必須禮讓。

完成了初級飛行，便升到岡山官校校本部，一進大門，看到左邊高聳著一座精神堡壘，上面刻著「我們的身體飛機和炸彈，當與敵人的兵艦陣地同歸於盡」，看了內心真是震撼不已。此後的精神教育一再強調的就是奮鬥犧牲、攻無不克、戰無不勝的「筭橋精神」。

進入中級飛行，除術科飛行外，學科更重，有航行學、氣象學、無線電學、空氣動力學及飛機各部門如液壓系、電器系等，文科則有物理學及英文等，只要學科兩科不及格便淘汰。進入高級飛行後，有夜航及夜間炸射等科目，不幸，我們在此期間，不僅淘汰了部份同學，亦有數位教官和同學犧牲。三百五十位同學入校，經過每月一小考，三月一大考，身體檢查等，關關難過關關過，待飛完一百二十小時畢業時，僅剩一百四十一位同學。

在校時，先總統蔣公會數度蒞校訓話並聚餐，訓勉我們在反攻大陸時，空軍是第一擊的主力，必須有奮鬥犧牲的精神。他吃得很慢，必定看著全部同學吃完放下筷子，他才會放下



生逢亂世，親睹戰場砲火中的離散血淚，作者不做他想，一心只想飛上天去衛國殺敵，終於得償宿願，並於凌空四十年後，安然退休，作者內心感恩滿懷。

筷子，由此可見其對學生的愛護。官校畢業後分發至各戰鬥部隊，又是一連串的淘汰和犧牲，有的因機械故障致終身殘廢，有的血染長空化作彩虹，畢業十五週年期慶餐會，參與盛會者已寥寥可數。

上蒼垂憐，使我凌雲願得遂，迴旋空際四十年（任職空軍與華航各二十年），人生最寶貴的四十年，都在空中度過，感謝各級長官對我的厚愛提携，烽火漫天中，戰友們與我同生死共患難，達成各種作戰任務；狂風暴雨中、冰天雪地裡，華航飛行組員們予我的合作協助，而能圓滿達成任務……點點滴滴都讓我銘記心頭，永難忘懷，幸能留此殘軀，惟有感恩！惜福！

我是周立灼 我來自空軍第六聯隊

· 周立灼 ·

我出生於民國十七年五月，家鄉在江蘇北部的一個小縣，由於家裡是務農大戶，經濟條件寬裕，祖父經常接濟鄉人，遂被稱為老財神。祖父有四子一女，家父周成書，排行老四，而我有一姐三兄弟，我排行老二。

雖然家中環境好，但生逢亂世，歷經對日抗戰與國共內戰，便隨軍來到臺灣，落腳岡山空軍官校。當時，先總統蔣中正先生積極建立空軍，幸運的我，考上空軍官校，從三百個空軍飛行生中，攻克重重關卡，終於變成一位飛行員，歷經數十年寒暑，退伍退休直到現在，駐足於臺北市松山區健康路，終老於此，似成定局。

回顧一生，就屬在屏東第六聯隊出勤的種種任務最是難忘，也最感光榮，在此特別一提。我出過國家級的運補任務，範圍包括東沙、西沙以及南沙諸群島。猶記得當年第一次完成西沙運補任務時，獲得國防部的大力嘉許，而我正是該次OLTC任務機的駕駛，如今思來，仍覺驕傲萬分。

國共兩岸戰火方酣之際，我也是參戰一員，不得不提當年的師長是駐守小金門前線的郝柏村少將，當時我

是師部陸空聯絡小組少尉聯絡員，負責支援陸軍聯合作戰。戰爭結束，郝師長已成郝總長，然而，有誰知當年的周少尉也是兩岸戰爭的一員呢？又有誰清楚第六聯隊的空地勤弟兄為金門砲戰期間的補給線維持，獻出了多少的年輕生命與勞苦汗水？

就飛行員生涯中，我感到最辛苦及最難忘的一段，就是在第六聯隊做教官的那幾年，聯隊成立部訓中隊的目的，是為了加強學員運輸任務能力。當時我整天帶著四位學員汗如雨下，長達四年之久，雖然苦，但看著學員一個個卓然有成，相繼投入戰備，身為教官怎能不感欣慰？

終此一生，在空中歷經甚多危險，但從未損傷過國家任何一架飛機，我深深自豪。我知道，我的生平放在整個國家，甚至放在中華民國空軍的百年歷史裡，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；但我仍想透過我的生平讓大家知道第六聯隊為國家安全所做的貢獻，也向服役於第六聯隊的所有同仁們致敬喊話，「雖然你們不是飛在最前面的戰鬥人員，但是國家安全不能沒有你們的付出」，我永遠以第六聯隊為榮。